

郭娟
——
著

有女如彼

谈谈女作家，聊聊文学中那些佳人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郭娟
——
著

有女如彼

谈谈女作家，
聊聊文学中那些佳人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女如彼：谈谈女作家，聊聊文学中那些佳人 / 郭娟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360-8715-6

I. ①有… II. ①郭…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2360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贤治 邹蔚昀
技术编辑：凌春梅
封面设计：林露茜

书 名	有女如彼：谈谈女作家，聊聊文学中那些佳人 YOU NÜ RU BI TAN TAN NÜ ZUO JIA LIAO LIAO WEN XUE ZHONG NA XIE JIA R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625 1插页
字 数	190,000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白娘子饮下雄黄酒……	3
奔向男人……以后	10
女人与群鸟	14
书中的“颜如玉”	20
病中的女人	25
“徐娘”风韵	30
嫉妒与女人	33
木兰从军与梁祝化蝶	36
楼上的女人	40
媒婆与班昭	44
女人的衣裳	49
女人的眼泪	54

女孩不宜：《海的女儿》	57
文化圈套里的潘金莲	60
现代女性模糊的面庞	63
关于母亲的反讽	69
读“红楼”与择偶	75
女人与金庸	79

辑一

恋爱中的妇女	85
那些没有写出的话	89
做一个苍凉的手势	98
新月与飞鸟的天堂	101
关露啊关露	104
闲话凌叔华	110
韦君宜的道路	118
《小姐集》的访谈	128
送别杨绛	135
钱杨的政治	140
那些如烟的往事	152
女兵燕瑾的私人日记	156
新女性传奇种种	164
三毛梦中的橄榄树	169
萨特、波伏瓦和比安卡·朗布兰	172

那个波娃、波伏瓦	174
余秀华：诗名“穿过大半个中国”	178
文学沙龙里的女人	184
出名或“出风头”与女作家的“女”	195
女子“有”才便是什么	200

辑三

女人与散文	207
女人与小说	212
女人与诗	217
文学与征婚	221
又简单又美好	224
三位女性小说家	228
穿牛仔裤的鲁迅	234
二寸象牙雕	242
女人们与“情人”们	246
女人写“性”	252
拟跨国研究：男人笔下的女人	258
文艺到底	262
后记	267

辑一

白娘子饮下雄黄酒……

白娘子游西湖，断桥边，雨丝风片，得遇许仙。两情相悦，结为夫妻……这一则佳话到这时候还是平滑流转，可是突然间起了波澜，是在端午节，他们夫妻畅饮，白娘子饮下雄黄酒，露出了她的原形——一条白蛇。许仙吓得昏死过去，这才引出盗仙草，引出法海和尚管闲事，白娘子水漫金山，引出雷峰塔……戏就越来越好看了。

所以白娘子饮雄黄酒而现原形，是这个故事发展的推动力。没有“惊变”，以后的故事就无从展开。

如果仔细寻找，所有的小说都含有这样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质素。在哥特式小说中，它多半是地下室里一具死尸；骑士文学中，它是路旁杀出个强盗，或天上掉下个美女给予骑士“温柔的杀伤”；在侦探故事中，它是扑朔迷离的疑案的底牌，虽然是在故事结尾处方才揭开，真相大白，但回想整个故事，都是围绕它进行的；弗洛伊德影响下的小说，这种关键质素当然是主人公潜意识中的某个“情结”……在一些蹩脚的故事中，它就是那所谓的“变戏没法，请个菩萨”，粗陋，但是也天真。

白娘子饮雄黄酒露出蛇形，对白娘子这个人物也无疑是一场“惊变”。在此之前，白娘子还不是和那些佳话里的女人一样，只

是在那里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分不出彼此；而这样的一变，就变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白娘子了。这样她才可能敢与和尚斗法，做出那些勇敢乖张的事迹来。当然，娘子变了白蛇，许仙的确是要“惊变”，而对白蛇白娘子而言，这一变倒是回复她的本性，自自然然，并不足怪。

然而，如果没有雄黄酒，白娘子就不会酒后“失态”——失了女人态，现出蛇形。这又涉及到酒的作用。酒常使人失态，李白让高力士脱靴，武松景阳冈上打虎，贵妃醉酒……都属于酒后失态。不然的话，以常理论，李白再骄傲也还不至于让当朝权贵脱靴，武松再勇猛也会邀几个弟兄同去打虎，贵妃再娇憨也要注意恭德仪容；但是，失态却不是变态。这三位，如果没有傲骨、勇猛和娇憨做底色，那么李白喝了酒也许去替高力士脱靴子，武松可能绕着走，而贵妃根本不会喝醉。所以，失态倒是露出本性。即如白娘子现出蛇形。难怪有句话叫作“酒后吐真言”。

但是世上让人失态的不只是酒，金钱、权势、情感……都可以让人失态，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

在《红楼梦》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绡云轩”，那个谨言慎行的宝钗却失态了。

那是中午在王夫人房里吃了西瓜后，宝钗黛玉一起回园子。宝钗约黛玉同去藕香榭，黛玉要回去洗澡，二人分了手。宝钗独自行来，不知怎的却进怡红院找宝玉。曹雪芹说是“顺路”，不知道去藕香榭或回自己的衡芜苑，是不是真的路过怡红院——懒得考据，只当是顺路吧，但是进了院子，却是“鸦雀无声，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了”。可见怡红院在午睡。以宝钗那样有分寸的人，这时是要退回去的；不想她仍然往里走，“顺着游廊

来至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睡觉”。丫头都睡了，主人必睡无疑了。然而，宝钗仍然往里走，直走到宝玉的卧室去。

宝玉在床上睡着，袭人坐在身旁，一边替宝玉赶飞虫蚊子，一边在为宝玉绣肚兜。宝钗惊赞那鸳鸯戏莲的花样绣得美，袭人就解释说绣得美才能引宝玉戴它，夜间被子盖不严也不怕了。又说绣了半天，要出去走走，请宝姑娘略坐坐。便走了。曹雪芹写道：“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得拿起针来，替他代刺。”一个小姐，坐在一个男人睡觉的床上，手里还在替他绣肚兜这种内衣……

这样的一幕被黛玉和湘云看见了：黛玉手捂住嘴不敢笑出来，湘云也要笑时，忽想起素日宝钗待她厚道，就掩口不笑了，还怕黛玉取笑宝钗，忙拉她找袭人去了。

黛玉是被湘云拉来向袭人道喜的。袭人有什么喜呢？原来中午吃西瓜时，王熙凤、王夫人在商量家政，王夫人提拔了袭人，月钱和赵姨娘周姨娘一样，这等于确定了袭人必做宝玉的妾。

那么，宝钗的“顺路”走进怡红院，不管人家午睡一直蹬蹬地走进宝玉卧室里，也是为了向袭人道喜吗？做喜鹊讨乖巧这类事倒是宝钗乐于做的。但是以宝钗的矜持稳重，以袭人在她眼里的重要程度，似乎不足以让她顶着毒日头走进睡了了的怡红院……听了喜讯等不及地来报，那是急性子的湘云的行径。而宝钗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问摇头三不知，作壁上观的主儿，她上心的事都是关乎自己的事。

让宝钗兴冲冲来怡红院倒的确是袭人受提拔这件事，却不是

为向袭人报喜，而是自己心里高兴——以宝钗平素的察言观色，早认定袭人和自己是一路，都是劝宝玉进取功名，如今王夫人为宝玉选妾选的是袭人，那么以此推测，将来“宝二奶奶”的人选大有希望落在自己而非黛玉的头上。所以袭人的喜，也是她宝钗的喜，她是喜滋滋进了怡红院。并不是袭人绣的鸳鸯戏莲肚兜让她“不留心”坐在宝玉的眠床上，“不由得”替宝玉绣肚兜，——想想宝钗她扑蝴蝶都成了画中人，却还机警地使出“金蝉脱壳”计，不惜陷害黛玉，真真是大煞风景，现在一对鸳鸯即使袭人手巧也不过是件绣品，怎么想也不至于令她左一个“不留心”，右一个“不由得”——实在是心里高兴，有点飘飘然为未来幸福所迷幻，这才终于失了态，超前地扮了一回宝二奶奶，让黛玉湘云看到一幕夫妻日常家居图景：一个睡在床上，一个坐在身边做针线，赶蚊子。

而袭人把宝钗一人撇在宝玉房里走了，也是蹊跷。宝姑娘来了，别人都睡着，袭人正应该沏茶泡水，陪着说会子话儿才是，却径自走了。不怕失礼，不怕臊了宝钗，也忘了她自己曾向王夫人进言，什么姐妹们大了不该再和宝玉一起厮混之类的话了，而且走时也笑，回来也笑，笑得很暧昧。不管袭人有什么深意，宝钗却似乎不在意，这可能是因为心里高兴得没在意，另一个可能是默许了袭人的深意。

总之，宝钗这一回失态，明明白白表露了她的心，她对于“金玉良缘”的绝对看重，并不似平日她在人前显得那样对宝玉远远的，淡淡的。然而宝钗的喜滋滋却被宝玉梦中大叫驱散了，“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

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喜滋滋的白日梦被这梦中的喊骂惊破了，他们虽“同床”却终是“异梦”。

曹老先生写宝钗失态是有他的匠心深意的，也是幽默可喜的。人们理性的常态突然因了某一种“雄黄酒”而大大失态，就在一瞬间闪出他们裸露的人性，可爱也好，可怜可恶也罢，却都是可喜的，幽默的，因为人性的发现与体悟，总让我们的智慧感到“很受用”。能写出人物失态的作家是很智慧的，他一定得洞悉人性的深度，体悟的同时又高高地超越。智慧加上超然，才可能有真正的幽默感。而人的失态最令人感到幽默。

有的作家与自己塑造的人物贴得太近，有深切的体悟，却没有高高的超越。他死死拉住笔下人物，一分一厘的失态都是不可能有的。夏洛蒂·勃朗特对她的简·爱就是这样干的。

在《简·爱》的第十九章，罗切斯特扮作一个会看手相的吉卜赛老女人给来他庄园做客的一群太太小姐算命，最后轮到家庭教师简·爱。此时的罗切斯特与简·爱彼此之间都产生了强烈的爱的吸引力，只是两人都在试探、隐藏。这场算命游戏也正是罗切斯特对简·爱的一次试探。尽管简·爱没有认出算命人是罗切斯特扮演的，尽管罗切斯特千方百计想套出一句爱情的表白，简·爱的回答却自始至终非常理性，非常严谨，非常得体，没有一点闪失。结果弄得罗切斯特很失望，兴趣索然，当场揭下无用的面具，不和她玩了。

其实这场“戏”连读者也感觉着失望和兴趣索然。夏洛蒂·勃朗特是在乎简·爱的尊严了，那尊严其实也是她自己的，她也太看重简的理性的头脑而到了夸耀的地步。在算命人那带着情感打击的追问下，内心的爱热得要冒火的简，十八岁的简，居然

冰冷刻板像一块木板，不泄露丝毫真情。这实在写得太不自然了。她完全可以让简对大部分问题展示她的理性与自尊，哪怕只留一个问题让简在她强烈的爱情的冲动下有一次小小的短暂的失态。这样的失态对简这个人物是可爱的，增加魅力与亲切度的，对简心中隐秘的爱情是一次自然的泄露，也使后来花园里罗切斯特做最后的爱情摊牌前的一番蓄意作弄不至于显得过分的高视阔步的自信和一厢情愿，使简的激烈爆发的爱情大抒情不至于显得太突兀。然而夏洛蒂·勃朗特的强烈的自尊自爱扭曲了这个好情节，她让简·爱紧紧绷着，她把她弄得硬邦邦的，很是做作。夏洛蒂·勃朗特太爱她的人物了，她无法忍受她的人物有“不完美”之处，她和简贴得太近，她就是简，她不可能让简或她自己失态。

另一位英国女作家贞·奥斯汀的小说却是充满幽默与反讽。她让小说里的正面人物，特别是她心爱的女主角，都无一逃脱地通通失态。失态甚至成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她让她那些可爱的女主角都是白璧微瑕，她爱她们，却不溺爱，始终清晰分明地了解她们的缺点。《傲慢与偏见》《爱玛》《劝导》里的小姐们，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都可爱。读奥斯汀的小说会感到作家始终含着理性的微笑在某一高处望着她的人物，爱她的人物，同时也会轻轻地摇摇头。所以奥斯汀是理智的，夏洛蒂倒是冲动的。

当代中国女作家中还是夏洛蒂多，特别是专注于写个人的女作家都一味自恋，世上只有我最好，人与事合我心意才是对的，不合我心意的都是错的，是世界与别人出了毛病，让我如此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看见她和她的人物失态呢？虽然有时她们故意数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不好，仿佛失态了，其实那却是当成一种堕落的潇洒态度给人看的，是正常态，也许还是美丽的态呢。

真想给她们倒一杯雄黄酒……

但在另一方面，大胆写性这方面，当代中国的女作家又仿佛早已喝下雄黄酒，现了蛇形。正吓坏了许多的许仙，气坏了许多的和尚。只是不知道这些现了蛇形的“新白娘子”们是不是接下去也能有像“盗仙草”“水漫金山”那样的大气魄大手笔？如果止于蛇，蠕动几下，就没太意思了。

这迷人而又使人烦恼的雄黄酒啊……

奔向男人……以后

自古至今，中国文学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女人大都是为了奔向男人的。女人经过努力，历尽波折，奔向男人——女人的一生就完结了。男人即是女人生命的目的与最终的结果。

这个简单的母题又衍生出形形色色的人间故事。

关于女人千里寻夫的故事是“奔”的一种，官家的，有舜之二妃，娥皇与女英；平民的，有杞良的妻，孟姜女。两方面都有感人的行径：前两位哭出了湘妃竹，又称斑竹；而后一位竟哭倒了秦长城。王宝钏倒是没有“奔”，她在家里等，家是寒窑，等是一等就是十八年，等的还是丈夫薛平贵。所以她的“等”也是一种“奔”。

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也还是通通落入这个俗套。什么《西厢记》《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终成眷属的就是喜剧，不成的就是悲剧，其间生生死死，感天动地，足折腾一番，男人还要赶考，求功名，女人就只见她全心全意奔向男人。她的活动天地不出后花园、大观园……

良家女子是这样，娼家的妓女从良也是要奔一个丈夫。原来看见严蕊的词“若将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以为她要奔向自由，现在想想，她的归处多半还是要奔向一个男人。比如，那

男人就叫李甲吧——严蕊转换为杜十娘。杜十娘欢天喜地跟了李甲“把家转”，如果没有遇见那个孙富，她的命运就是一出喜剧了。然而她不走运，命运在瓜洲渡口大江边打了一个转弯——李甲在金钱与道统重压下一趔趄，一心一意奔过来的杜十娘便扑了空，栽进大江去。临死前的一番话可谓字字血泪，“妾棹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足以警醒那无数正奔向男人的女人们。

然而，不奔向男人又向哪儿？女人们还是奔，知道是去撞大运，是赌博。

连七仙女下凡嫁董永，白娘子断桥遇许仙，甚至蒲松龄《聊斋》聊出来的狐鬼，都一齐奔向男人……民间传说中还有美丽的田螺姑娘，天天从田螺壳里钻出，给那个小伙子做饭。后来小伙子趁姑娘做饭时偷偷把田螺壳藏起来，姑娘再也无法钻进壳里，只好嫁他。嫁他之后呢？没有下文，自然是幸福度日一类。

其实外国文学也大致一样。安娜·卡列尼娜从卡列宁奔向渥伦斯基，后来奔向火车自杀了；娜达莎命运好，在“奔”的过程中从骚动的少女变成安详的妻子；简·爱奔向罗切斯特又逃走，再奔回来，终成眷属；包法利夫人从丈夫奔向情人也一无所获……

女人奔向男人以后，终成眷属以后，就是幸福度日，在家里团团转，不再奔什么了吗？

娜拉从她的“玩偶之家”出走了；

子君离开她自由恋爱建立起来的家，留下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几十枚铜元，但是没留下口信和字迹，走了；

鲁迅在演讲中谈到“娜拉走后怎样”，要手中有钱，要有本领可以找到工作……但他始终担心在家里渐渐丧失了飞翔的能力